

一年前,尼共(毛)将“红旗插满香格里拉”。然而,由丛林到城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拿惯了枪的战士能再拿起锄吗?红旗还能打多久?据称,近期尼总理“普拉昌达同志”将访问中国,对以上问题,他会不会有所思考呢……

尼泊尔:红旗还能打多久

□ 叶海林

2009年的尼泊尔,尼共(毛主义)(作者按:下文简称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同志已担任了总理。红旗早已插遍了加德满都的大街小巷。笔者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6期撰文《尼共(毛主义):红旗插遍香格里拉》之后,又两次来到加德满都,最近一次在2009年1月。在我造访尼泊尔的短短数天里,遇到了尼共(毛)的共青团组织的集会游行,红旗漫舞,让人感觉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在青年们被镰刀斧头旗帜映红的脸庞下面,我却体味到了无法被激情掩盖住的丝丝疲惫和无奈,心里不禁画出一个问号——“尼共(毛)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加德满都这座古老城市的大街上,除了偶尔映入眼帘的红旗,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没有人再向国王的雕像鞠躬,纳拉扬希蒂王宫上空飘扬的王旗也不见了踪影。外貌上没什么变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新的一页翻开还不到一年;但如果考察这个国家大街拐角或小巷尽头更深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形势,就会发现在尼泊尔,王国虽已成为历史,但王国似乎依然存在。旧势力、旧习俗、旧制度依然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普拉昌达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

谁来管理国家?

在和尼共(毛)接触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党员——都强调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极度缺乏干部。15年来,普拉昌达领导着他的同道人钻山林走平原,披荆斩棘,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游击战本领,培养了一大批擅于作战指挥、宣传动员和群众工作的政治军事干部,很多师团级指挥员还不到40岁。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正规军事指挥员相对缺乏,经济文教卫生等专业技术干部缺口巨大的问题日益凸显。

新政权建立后,许多王国时期的专业管理人员——政府中级官员、公司管理人员、律师甚至教师和医生,或者出于对尼共(毛)的恐惧,或者基于印度教信仰,甚至由于受到印度的“吸引”而弃职出走,

尼泊尔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尼共(毛)内部也有人认为,即使是“那部分仍然留在尼泊尔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对尼共(毛)并不信任,也不愿意为新政权出力”。

无人可用,在尼共(毛)看来是新政权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短期内普拉昌达不能招募到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尼共(毛)要想完成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尼共(毛)认识得非常清楚,然而问题的解决绝非朝夕尺寸之功。

客观地说,尼共(毛)是有替代方案的,它并非单独执政,参与政府的还有其他数个长期在议会制度下运作,在中产阶层颇有影响力的中左政党,其中就包括老牌左派政党尼共(联合马列)。这些政党拥有相对充裕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储备,虽然比不上代表印度教中上层的尼泊尔大会党,但总比捉襟见肘的尼共(毛)更熟悉城市和现代生活。多个共产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这一尼泊尔甚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组合原本为尼共(毛)解决人才问题提供了道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并没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屡次上演的共产党—社会党冲突当中免疫,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之间“联合而不合作”的关系极大影响了现政府的运作。联合马列不断指责尼共(毛)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制造针对联合马列党工和支持者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气氛下,要求双方做到人才互补是不可想象的。

要不要改造印度教?

尼泊尔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印度教寺庙在这个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与印度关系密切的印度教僧侣虽然没有组织政党,表面上也不参加政治活动,却是“香格里拉国度”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更是尼泊尔南方邻国对尼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关键途径。

不论是从废除种姓制度、实现社会平等的要求出发,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即使是为了不

把自己陷入意识形态自相矛盾的境地,尼共(毛)都必须坚持推进已经主张了多年的国家世俗化要求,废除印度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但应对这个问题,难度之大,即使是意志坚定的普拉昌达同志也显得一筹莫展。

一位加德满都的医生告诉我,不久前,政府宣布尼泊尔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帕斯帕提那神庙变更住持,破天荒地任命了一个尼泊尔人担任被印度人长期把持的职位。消息传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总理本人甚至接到了印度教极端分子打来的恐吓电话,还有人威胁要发动“100万”教众包围总理府,最终尼泊尔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对一个寺庙进行人事变动尚且如此,要想改变印度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又将有多难?尼泊尔的世俗共和国之路还很遥远。

谁来管理特莱平原?

特莱平原是到处崇山峻岭的尼泊尔仅有的一片平坦地带,也是这个国家唯一富饶的农业区,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律师告诉我,“没有了特莱平原,这个国家就不复存在了”。然而长期以来,这片丰饶的土地却并不在尼泊尔政府的控制之下,大约400万和印度关系密切的马德西人是这片土地实际上的主人。他们特立独行,不怎么在乎加德满都政府的权威,而出于稳定国家政局的考虑,尼共(毛)却不得不邀请他们的代表政党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参加政府。

更加严重的是,特莱平原面向印度的一方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印度人进出尼泊尔甚至不需要签证,而且尼泊尔长期以来也没有在特莱平原建立有效的边境控制措施。这不但对尼泊尔的政治稳定形成了严重威胁,甚至影响到了第三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藏独”分子聚集在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门前闹事的照片被许多西方媒体恶意“误读”,引发了中国网民和西方媒体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绝大部分肇事者并不是定居在尼泊尔的藏族移民,而是原本生活在印度,奉了达兰萨拉指令穿越特莱平原进入尼泊尔的西藏“流亡者”。

如今,尼共(毛)对这些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态度,不再只是抓了放了再抓,但特莱平原依旧是一马平川。尼泊尔政府受到财力限制和南方邻国的胁迫,依然没有对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粮仓兼要塞实施有效控制,形同虚设的尼印边境为尼共(毛)政权的稳定乃至整个尼泊尔国家的前途投下了巨大阴影。

向哪里去:人民民主还是联邦民主?

人才问题、印度教问题、特莱平原问题,这些只是

新生的尼共(毛)政权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的一部分而已。“普拉昌达道路”上荆棘丛生,加德满都一天停电16个小时,无可奈何的尼泊尔人开玩笑说,“正像我们的国旗图案那样,太阳和月亮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大量来自农村的贫民聚集在加德满都市郊,等待着政府兑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承诺……问题的清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解决方案却寥寥无几。

上述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影响尼泊尔的未来,然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尼共(毛)的政策选择以及自身的发展演变。是坚持追求“人民民主政权”,还是接受目前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是继续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革命,还是与联合马列甚至大会党携手合作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勇敢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避免惹怒南亚地区霸权引火烧身?普拉昌达要回答的问题,远比他在丛林的时候多得多。

尼共(毛)的答案将决定未来的尼泊尔政局。理论上,尼泊尔政局未来的发展主要有几种可能:一、尼共(毛)保持执政地位,政党全部或大部分逐步“联合马列化”;二、尼共(毛)发生分裂,一部继续留在政府执政,大部重回山林打游击,尼泊尔政局陷入动乱;三、尼共(毛)领导的联合政府被外来势力推翻,“第二次人民运动”以来的成就付诸东流,内战再次爆发。

考虑到尼泊尔的社会经济问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尼共(毛)主体已经进城,放弃目前的和平道路在党内外国内外都将面临巨大风险,尼共(毛)最可能的前途是大部分“联合马列化”,即逐渐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张和暴力路线,成为另一个议会体制内的“民主共产党”。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尼共(毛)被成功地“体制化”,但只要超过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出现其他更强硬更激进的新“共产主义政党”是迟早的事情。尼泊尔的红旗还能打多久,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尼泊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不但考验着普拉昌达的政治智慧,更考验着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政治勇气。

普拉昌达总理就要到中国来了,不知道在他离开北京踏上归途的时候,会否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自己的事业更加有信心,希望如此。这不仅因为他是现在少数几个我们能在“总理”头衔后面加上“同志”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更因为他和他现在仍在孜孜追求平等和正义的同志们代表了那个被种姓制度桎梏了千百年的国度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